

面對陰影的個體化旅程：榮格心理學在電影 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之實踐與啟發

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: Jungian Approach in "Life of PI"

莊硯涵¹

Yen-Han Chuang¹

摘要

電影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(Life of Pi)呈現關於生命意義的辯證，其中蘊含的哲思發人深省。本文欲以榮格心理學的角度，針對電影進行探討，旨在探討片中情節、人物的象徵意義，以榮格學派強調的「陰影」與「自性化歷程」之概念，對電影進行詮釋。

本文包含榮格心理學理論簡介、電影簡介與榮格心理學在電影中的實踐。除以榮格心理學的觀點，對電影進行詮釋與敘說之外，本文主旨著重於電影中「理查·帕克」與「毗隰奴」兩個象徵，與「陰影」和「自性」之間產生關聯的方式，並以個體化歷程的觀點，總體性的探討少年PI漂流之旅。

本文欲以電影中的實例，說明榮格心理學當中「面對陰影、自我超越」的歷程。期望能透過詮釋、敘說與辯證，以實際的電影情節為例，提供讀者另一種看待電影的角度，並對榮格心理學產生更多的發想與體會。

關鍵詞：榮格心理學、自性、個體化歷程、陰影、少年PI

壹、前言

電影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(Life of Pi)為導演李安的最新力作，改編自榮獲2002年英國布克獎的同名小說，甫上映便創下票房佳績。在吸引眾人目光的奇幻特效及炫麗場景之外，片中的哲學意味、對於生命意義的追尋與思考，應也打動不少觀眾的心。生命的意義是什麼？受苦的意

義是什麼？我們應以何種姿態面對生命的失落與考驗、乃至面對生命之旅本身？電影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引領我們思考上述問題，本文便在這樣的思考中應運而生。電影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內蘊深廣，可以從各種角度切入探討，而本文主旨不在信仰的辯證或電影文本的解析，而欲以榮格學派心理學的角度，著重在探討主角「少年PI」漂流之旅的象徵意義，在少年PI的227天漂流之旅中，其所經歷的

¹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

通訊作者：莊硯涵，(500)彰化市師大路2號，Email: flfm0137@gmail.com

面對與轉化是什麼？這場漂流在少年PI的生命中佔有何種意義？這是筆者感興趣的問題，本文將在此前提下進行討論，並提出相關分析及看法。

貳、榮格學派理論簡介

一、自我 (ego)

自我是意識場域的中心，是反映心靈內容的鏡子。相較於包含心靈中未知事物的潛意識，意識包含心靈中已知的事物。而自我作為意識的中心，其功能乃是為不停流動的意識聚焦，並將意識的流動導向其想要的方向。此外，人亦透過自我瞭解自己的存在與內涵。

作為主體，自我包含人作為思想、行動、感覺主體的經驗，使人對不同事物採取不同的態度，形塑個體的人格；作為客體，自我包含人對作為主體的「我」所產生的理解及認同（朱侃如譯，1999）。

二、陰影 (shadow)

陰影乃是自我不願接受的心靈層面，一般而言，陰影具有不道德或不名譽的特性，包含本性中違反道德、非社會性的特質，例如不為人接受的性、獸性本能、攻擊衝動等。然而，陰影可能潛藏著豐富的活力與創造力，壓抑陰影將使人失去與內在的連結（朱侃如譯，1999；馬長齡等譯，2008）。即使陰影給人的感受是不道德的，但它是完整心靈的部分，是否會對個體造成威脅，端看個體對陰影的態度。忽視或誤解陰影，將會造成陰影的反撲（龔卓軍譯，1999）。

陰影不被自我接受，受到壓抑而潛伏於潛意識中，是自我無法控制的心靈要素。陰影的整合是一棘手的道德難題，躲避陰影的人失去了自身的完整性，向陰影

開放的經驗則會使人落入不道德的境地，卻能得到更深的整體性。它是人類經驗中的核心議題（朱侃如譯，1999）。

三、原型 (archetype)

原型來自集體潛意識。集體潛意識乃是人類共有的潛意識素材，是形成人類心智的神話特色的代表（馬長齡等譯，2008）。集體潛意識中包含具普遍性的模式與力量，人類共享相近的集體潛意識（朱侃如譯，1999）。

原型是潛意識與意識連接的管道，具有普世通用的特性，並能喚起情緒性的力量。原型傳遞著代代相承的文化及靈性價值，另一方面也傳遞心靈中的本能與想像模式，例如死亡、英雄、惡魔等原型（馬長齡等譯，2008；黃璧惠、魏宏晉等譯，2012）。

原型是一驅策自我的力量，遭遇原型的自我可能會被其擄獲，被原型所涵蓋的意象和觀念驅策，沉迷於從中產生的價值與意義。此外，原型是心靈能量與模式的來源，也是象徵的終極來源。本能和原型分別位於心靈光譜的兩端，本能引發欲望及衝動，原型激發意象及想法。本能與原型分別以生理及精神的方式驅策自我（朱侃如譯，1999）。

存在於集體潛意識的原型透過象徵的方式被表達。象徵乃是原型的內容，是原型的外顯表象（馬長齡等譯，2008）。

四、自性 (self)

榮格認為，心靈乃是整體性的概念，包括意識與潛意識的思想、感受及行為，而個體會在其生命歷程中，追求自身的統整及發展。此一統整發展的歷程乃是由個體的自性所引導（馬長齡等譯，2008）。相對於自我是意識的中心，自性

乃是潛意識的中心，但其超越了個體的心靈領域。自性相對於心靈的其他部份，如同位於太陽系中心的太陽，引導眾行星的運行。自性的作用在於保持心靈系統的平衡及完整性，其目的在於統合，統合乃是透過對立元素的整合與聯繫所產生。透過各種對立元素的統合，個體將潛意識內容意識化，體驗到更完整的自己。也就是說，透過對自性的追求，個體能更加體驗自己，發展出自己的獨特性（朱侃如譯，1999；廖世德譯，2010）。

自性不僅超越心靈領域，也界定了心靈領域。其本質超越主觀的領域，落於個人領域之外。當自我與自性發生關聯，也就是和一個超越的中心發生關聯（朱侃如譯，1999）。

尚未經歷意識及潛意識統合的自性，稱為「潛在自性」（latent self）；而隨意識及潛意識的統合逐漸加深，逐漸浮現出來的自性，稱為「明顯自性」（manifest self）。個體化過程便是聚焦於自性由潛在自性轉為明顯自性的過程（廖世德譯，2010）。

五、個體化（individuation）

個體化歷程涉及意識與潛意識的統合，亦即將潛意識層面的素材帶入意識層面，使人對自己產生更加深刻的理解（馬長齡等譯，2008）。個體化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傾向，是一種動力、一種心靈上的驅力和衝動，在每個人身上有獨一無二的形式，其目的是讓個體成為更加真實的自己。個體化透過與各人格面向建立有意識的關係，在意識層面盡可能涵容內在心靈的各種面向。人會受其驅動而尋求意識的發展，不管他們是否在理智上有所體認。個體化是動力性的，是持續一生的任務，其精髓在於為心靈的黑暗面帶來曙光，整合心靈中的

對立與張力，尋求超脫個人層次的寬廣視野，超脫個人經由社會文化等累積而成的習慣與態度，產生意識的擴充，得到更深的自我理解及完整性（黃璧惠、魏宏晉等譯）。

個體化歷程包括一生中無數心靈轉化的歷程，在此歷程中個體引發內在的超越功能，遇見更真實的自己，並可能遭遇轉化意象。茲將轉化意象及超越功能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轉化意象

Murray Stein認為，個體的一生之中可能會得到心靈轉化的機會，面對自我所建立的各種認同（如人格面具等），發掘自己的自性，並在往後的生命中深化自性。在此一轉化過程中，個體可能遭遇轉化意象，此轉化意象能引起人內在的深刻感受，激發情緒及欲望。轉化意象可能來自心靈活動（如夢境）或實存物件（如繪畫、詩歌）。此意象的根源乃是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意象。

轉化意象能建立意識與潛意識交會的橋樑，使人得以和潛意識工作；其也能夠將心靈能量及意志導向特定的方向，投入特定的態度、活動與目標。但與此同時，轉化意象也受制於轉化作用，會在與意識的交會之中發生改變。此種交互作用，乃是個體化過程的一環。

透過生命中的轉化歷程，個體在其獨一無二的秉性和經歷之後，方能成就其存在的獨特性（陳世勳、伍如婷等譯，2012）。

（二）超越功能（transcendent function）

精神擁有與生俱來的內在對立性（polarity），自我的可能性乃是來自於對立雙方取得平衡狀態的努力（劉國彬、楊德友譯，1997），此種努力便是超越功能的展現。超越功能意指連結兩

對立的元素，使人得以超越對立，以不同的觀點看待事物，而要使對立元素結合，必須令潛意識與自我會合，創造「第三位置」。對立元素若能結合，則會像是環繞圓心轉動的星球，找到彼此之間的恰當位置與關聯性。舉例而言，個體能不再否定自己內在的負面特質，而能認同其是自身整題運作的能量之一。若是如此，人將能接受自己人格的不同面向，接納、涵容自己的獨特性。在一次又一次意識與潛意識的對話之中，人引發內在的超越功能，並逐漸將潛在自性轉化為明顯自性（馬長齡等譯，2008；廖世德譯，2010）。

參、電影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簡介

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之劇情乃是由少年PI口述其遭遇船難、在海上漂流227天的經歷，然而此經歷卻有兩種版本，兩者皆出自少年PI之口，電影中並未交代何者為真。第一版本的故事描述少年PI和老虎理查·帕克相伴漂流的經過，第二版本的故事則彰顯出人性的黑暗。茲將兩種版本的故事分述如下，再於末尾進行討論。

一、第一版本：理查·帕克的故事

漂流之旅始於少年PI一家的舉家遷徙。少年PI告別家鄉與情人，和家人一起帶著所有財產搭上郵輪，包括父親經營的動物園中的動物。然而，夜晚少年PI遭遇旅途中第一場暴風雨，他興奮的跑上甲板，認為暴風雨是神蹟的顯現，然而郵輪卻在暴風雨之夜翻覆，只有少年PI一人逃上救生艇。陸續逃上救生艇的還有三種動物：猩猩、斑馬、鬃狗。本來老

虎理查·帕克也想游上救生艇，但被少年PI趕走。

在物資缺乏的救生艇上，三種動物迅速面臨自相殘殺的命運，本就負傷的斑馬被鬃狗咬死，而後鬃狗又咬死了猩猩。當少年PI面臨是否要殺死鬃狗的抉擇時，一直躲在船上的老虎理查·帕克衝出，將鬃狗咬死。此時少年PI才發現老虎也在船上，而自此開始，少年PI展開與老虎相伴的漂流之旅。

理查·帕克和少年PI多年前有過一段故事。當時，年幼的少年PI信仰印度教，他相信動物也有靈性，欲赤手拿生肉餵食理查·帕克。在他被父親阻止後，父親決定來場震撼教育：在少年PI面前以活生生的羊餵食理查·帕克。目睹血腥場面，少年PI被動物世界的殘忍給震懾，初次發現世界並非如同宗教故事所描述的光明美好。

在漂流之旅中，少年PI多次差點命喪虎口，卻仍在理查·帕克游泳捕魚、爬不上救生艇時給予其協助。少年PI對理查·帕克的態度隨時間而有所轉變，最早，少年PI拒絕讓牠上船，稍後卻願意協助牠爬上救生艇，免於溺死的命運，並釣魚給牠吃；此時少年PI無法確認自己能否馴服老虎，但他相信老虎有成為朋友的可能。後來，少年PI透過種種方式，試圖馴服理查·帕克，最終並和牠建立起某種夥伴關係，最起碼理查·帕克不會因飢餓就拿他果腹，他們能夠在救生艇上並存。

在少年PI與理查·帕克成為夥伴後，他們在斷糧的情況下面臨旅途中的第二場暴風雨。此時，少年PI仍認為那是神蹟的顯現，他朝暴風雨張開雙手迎接神蹟，另一方面又向暴風雨吶喊：你已奪走我的一切，你還要從我身上奪走什麼？而在第二次暴風雨之後，少年PI與理查·帕克漂到一座島嶼，在那裡獲得滋

養，得以在漂流中倖存。最後，救生艇漂流至墨西哥海灘，理查·帕克在那裡躍入叢林，少年PI則回到人類的世界。

二、第二版本：人性黑暗的故事

在這一版本的故事中，理查·帕克從未跳上救生艇，在救生艇上漂流的其實是四個人——船上的廚師、腿受傷的船員、少年PI的母親與少年PI，分別對應船上的四種動物：鬃狗、斑馬、猩猩和理查·帕克。故第一版故事中動物的自相殘殺，其實在象徵人與人間的相殺。

在第二版故事中，船上的廚師（鬃狗）要幫船員（斑馬）截肢，故意讓船員死去好讓船員當釣魚的魚餌。接著，在少年PI失手讓一隻海龜逃脫後，憤怒的廚師欲殺少年PI，卻失手殺死少年PI的母親（猩猩），且被少年PI（理查·帕克）殺害。

而根據各種跡象，第二場暴風雨之後漂抵的島嶼，象徵著少年PI食母的情節。首先，理查·帕克在愛倫坡的小說以及真實發生的船難事件中，都是被倖存者分食的受害者的名字；而島嶼的側面是女人的形象，也是印度教主神毗濕奴的形象，島嶼上的蓮花中有人的牙齒，少年PI的母親在電影中正是與靈性、蓮花的形象有所連結；島嶼上的酸液池也讓人聯想到胃酸。故根據上述推論，在第二版本的故事中，包含少年PI在飢餓驅使下食母的情節。

筆者認為，兩個版本的故事看似相互悖離，卻是互為表裡、相互補充。第二版故事昭示出人性的黑暗面，卻也較貼近真實世界，第一版故事則對此做出回應：當人性的黑暗呈現眼前，我們該如何面對？如何自處？筆者假定第二版故事描述真實發生的情節，第一版故事

則描述第二版故事的心靈層面，並在以下章節以榮格心理學進行探討。

肆、榮格心理學在電影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中的實踐

一、理查·帕克：陰影及轉化意象

自從理查·帕克在少年PI面前吃食活羊開始，牠就成為少年PI恐懼的對象。少年PI的恐懼源自於對動物世界血腥、殘忍的震懾，從理查·帕克身上，少年PI相信能與虎為友的天真被打破，他初次意識到真實世界不如宗教故事所述說的理想美好，世界上存在飢餓老虎所展現的攻擊與掠食的本能。理查·帕克遂成為少年PI心中，混合著殺戮、攻擊、掠食等殘忍意象的原型象徵，牠代表獸性，也衍伸為人性的原始層面，以及人性的黑暗面。這些層面恰是茹素的少年PI所無法接受的陰影，與少年PI的自我認同相衝突，於是被少年PI的自我所屏棄。少年PI不願相信自己也具有人性的黑暗層面，甚至並未意識到自己也具有這種可能，但這是少年PI人性當中的一部分。故理查·帕克乃是代表少年PI陰影的原型象徵。

此外，理查·帕克在少年PI的漂流之旅中得到具象化的呈現，從心靈中的原型象徵，躍升為可與之互動的轉化意象。在救生艇上的理查·帕克，讓少年PI得以向牠挑戰，並透過種種向牠挑戰、試圖與之共存的行動，產生出兩者之間的和諧。這不僅是少年PI馴服老虎的過程，也是少年PI面對內心陰影、最終並與之共存的過程。故可以說，少年PI之所以有機會能與自身的陰影達成和解，有賴理查·帕克這一轉化意象的出現與互動。

二、毗隰奴：自性追求及自我認同

毗隰奴是印度教的主要神祇，也是本片的原型意象之一。相對於濕婆是印度教的毀滅之神，毗隰奴是守護之神，經常化身下凡拯救世人，祂是善神的原型象徵，激起少年PI向善的心情和欲望，但毗隰奴在電影中的地位不只於此。

電影中，年幼的少年PI從黑天（毗隰奴的化身之一）的口中見到了宇宙，那是他與宗教層面的初次接觸，往後少年PI接觸各種信仰，並同時信仰伊斯蘭教、基督教及印度教。由此可知，少年PI從幼時起就在尋找信仰的依歸，但與其說他想信奉至高無上的神，不如說他希望找到某種超脫世間宗教信仰的力量，某種超越他個人存在的力量。換句話說，少年PI對信仰的追求，終極而言是希望與某種超越個人存在的靈性中心發生關聯，而此種追求亦是受對此種超越性存在的覺察而產生，因此可以推論，少年PI的此種追求，乃是對自性的追求，其動力也是受到自性的引導而產生。而毗隰奴則是象徵著此種追求的原型意象。

然而，毗隰奴不只象徵著自性追求，也象徵著少年PI的自我認同。在追尋歷程之中，少年PI以毗隰奴作為他最初也是最深的認同對象。電影中閃電出現時，少年PI呼喊毗隰奴的名字；救生艇上物資缺乏時，少年PI殺死海龜和魚群，他感謝的也是毗隰奴。少年PI認同毗隰奴所象徵的善良、犧牲等種種屬於世界光明面的價值，而少年PI的母親更是這些美德的體現。少年PI認同母親、認同毗隰奴所代表的價值，在漂流之旅前，少年PI茹素，試圖行在毗隰奴的道路上，傾向於生命中光明的面向。故由上述可知，毗隰奴在電影中，同時代表少年PI的自性追

求及自我認同。

三、漂流之旅：個體化歷程

筆者認為，少年PI的漂流之旅是其個體化歷程的一環。持續一生的個體化歷程包含各式各樣的轉化經驗，而在漂流之旅中，少年PI面對自己的陰影，在自我認同與陰影的兩極之間求取平衡，最終達到更深的完整。

這趟轉化之旅，由少年PI離開家鄉作為起點。少年PI一家搭上郵輪後，在夜晚遭遇第一場暴風雨，此時少年PI認為暴風雨是神的顯現，興奮的跑上甲板領受神蹟，然而在這次的神蹟——暴風雨之後，少年PI失去家人與財產，開始他在救生艇上的漂流。

第一次神蹟奪走少年PI的過去，也奪走他的認同。在救生艇上，少年PI首先面臨到的是三種動物的相殺，也就是第二版故事中的人類相殘。在物資缺乏的環境，人性底層的求生本能以獸性的型態出現，最終導致少年PI殺死廚師，同時遇見自己的陰影：理查·帕克所象徵的獸性本能。少年PI發現自己也有獸性的一面，這份獸性是如此原始而殘暴，令少年PI感到畏懼，如同他幼時畏懼老虎一般。他的自我無法接受這一面向的自己。

於是，少年PI開始面對他內心的兩極對立——由毗隰奴所象徵的自我認同，以及由理查·帕克象徵的獸性陰影。兩者的差異如此懸殊，一時之間難以共存的結果，是少年PI任憑理查·帕克侵門踏戶，佔領救生艇的空間，自己搭造木筏跟在救生艇後面。此時，浮出潛意識的陰影（理查·帕克）佔有較大的優勢，逼得自我（少年PI）棄船而逃，另謀對策。

少年PI在木筏上漂流的期間，展開

心靈的重整，重新思索自我認同及陰影。在這段期間，理查·帕克因捕魚落海，爬不上救生艇，迫使少年PI面臨抉擇：要拋棄理查·帕克，或試圖與牠共存？

面對陰影時，蒙住眼睛、假裝它未曾出現，任其回到潛意識深處（任理查·帕克溺死）是一種選擇，正面迎戰、試圖與其共存（拯救牠）是另一種選擇。最終，少年PI救了理查·帕克，即是宣告他要面對世界（神）拋來的挑戰，他要試圖馴服他的陰影。這不只展現出少年PI的信念及勇氣，更展現出其對自性的追尋。即使在境遇淒慘的此時，少年PI仍信仰毗隰奴，仍願意尋求生命中的超越。

此後，少年PI展開一系列馴服理查·帕克的活動，同時也積極尋找食物供應牠。馴服活動有時成功，有時失敗，但漸漸收到成效。此種馴服活動，正是超越功能的展現。自我與陰影展開對話，自我試圖在其認同與主張之下，接納陰影的存在，尋求共存之道；陰影則逐漸調和其危險的能量，試圖與自我共處。漂流之旅中，此種對話持續進行，最後，一人一虎建立起類似夥伴的關係，在理查·帕克最飢餓時，是把頭枕在少年PI腿上，而非吃掉他。此種共存狀態，象徵著獸性陰影已不會危及自我，兩者接納彼此的存在，能夠維持共存關係；也可以說，少年PI在自性的引導下，透過內在超越功能的來回辯證，終於找到兩極對立的「第三位置」，在個體化歷程中往前走了一步。

然而，當少年PI與理查·帕克成為夥伴之後，迎接他們的是斷糧處境，以及片中的第二場暴風雨。對少年PI而言，這是神的第二次顯現，而在這場暴風雨之後，少年PI與理查·帕克漂流到海中島嶼。

四、海中島嶼

海中島嶼的側面乃是毗隰奴的形象。此時，毗隰奴的象徵對象在此島嶼上齊聚：少年PI的母親、少年PI的自我認同、少年PI的自性。而包裹這三者的，是島嶼所隱含的食母情節。

暴風雨代表神的意志、毗隰奴的意志、生命的意志，第一場暴風雨奪走少年PI擁有過的一切，第二場暴風雨讓少年PI漂流到海中島嶼，使少年PI得救，同時使少年PI面對整趟漂流中最殘酷的遭遇。少年PI在飢餓驅使下以母親的屍體為食，此行為出自被少年PI接納的陰影。食母這件普世公認的邪惡之事，在此已不具備善惡的性質。他受神與自性的驅使而來，逼近生命的核心，卻發現在那裡等待他的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生命中的選擇、接納與無奈。

五、結局

少年PI與理查·帕克在海中島嶼後漂至海岸。當理查·帕克頭也不回的消失在森林中時，少年PI感到極為不捨。只有在生命中極少的時候，我們才有機會遇見自己的陰影，在少年PI的例子裡是理查·帕克。在這些時刻，我們得以看見自己從前未知的面向，有機會對自己進行整合與超越。於是，當這些情境消失的時候，理查·帕克不復出現，難免會引起惆悵。畢竟，無論是再殘酷的際遇，都是自身經歷的部份，也都是個體完整性的一環。至此，少年PI與理查·帕克分別，結束漂流之旅。

伍、榮格心理學於青少年輔導工作的啟發

青少年處於建構自我認同的發展階段，透過對內在的探索與覺察，對於「我是誰」的問題給出答案，是青少年面臨的重要考驗（游婷雅，2011）。透過童話與神話故事、表達性媒材、讀夢工作、故事敘說與積極想像等方式，能將榮格心理學理論應用在青少年實務工作中，分述如下。

一、童話、神話與通俗故事應用

神話與童話故事提供豐富的象徵資源，每一則故事都是一種現實生活困境的隱喻，藉由討論故事，提供安全、間接的方式來討論真實的生活難題（林敏雅，2004）。此種方法有助於與青少年建立關係、引發晤談興趣。

在與青少年晤談的過程中，討論印象深刻的童話故事，以及記得最清楚的情節，都有助於瞭解影響青少年最深的原型與情結。如電影中，少年PI始終記得年幼時黑天的神話故事，它對少年PI有什麼意義？它是如何影響少年PI的成長歷程？透過神話，得以對這些有進一步的討論，接著便能尋找故事和現實生活的連結，和真實存在的陰影、原型相遇。一邊討論故事、一邊討論現實，穿梭現實生活與故事情節間，以故事為借鏡，尋找不同的解決之道。

除神話、童話之外，在地的民間傳說也可納入討論的範圍，甚至通俗的小說、漫畫、卡通，其中引起青少年注意、使青少年認同的人物，也都有各自獨具的象徵意涵，通往更深的原型認同，具有進一步探索的價值。在探索過程中，青少年有機會對自我產生更深的認識，建構更完整的自我認同。

二、透過表達性媒材與內在世界互動

表達性媒材應用於成長團體，有助於成員自我覺察、釐清問題，其中的象徵符號媒材能促進與潛意識的互動，引發更深層次的覺察與探索（楊淑貞、黃宗堅，2010）。

不同類型的牌卡，呈現出不同的主題、圖案、意象。透過選擇喜歡／不喜歡，或像自己／不像自己的牌卡，並進一步針對所選的牌卡，進行擴展性的聯想、敘說，能夠協助青少年澄清內在認同。例如，受到藍色、智慧女神意象吸引的青少年，和受到紅色、戰神意象吸引的青少年，其自我認同風貌懸殊，而透過聯想與探索，釐清、區辨所認同的象徵，深化象徵意涵，能協助青少年接觸內在世界。除牌卡之外，繪畫、書寫、多元的藝術媒材等，也都能發揮相近的功用。

三、讀夢工作

黃宗堅（2007）指出，透過探索夢境、探索夢中的象徵與情節，有助於瞭解夢者的內在世界，協助夢者接觸自身的潛意識。探索夢境有助於發現與夢者切身相關的象徵，透過對夢中元素、情節、象徵的聯想，能夠逐步揭露夢的意義，進一步協助夢者與內在世界的原型、陰影、自性等不同層面相遇，協助青少年探索內在自我的不同層面，建立內在心靈與現實世界的連結。

四、故事敘說與積極想像

在前述表達性媒材的探索之後，可針對不同的象徵與情節進行故事敘說與積極想像。故事是現實的隱喻，透過與

隱喻互動，可以由不同角度看待現實，也有機會賦予現實不同的意義；隱喻故事中存在的象徵亦有助於與潛意識溝通（劉冠姣、黃宗堅，2006）。

在電影中，第一版本的故事，可以視為第二版本故事的隱喻。透過創作隱喻故事，少年PI得以敘說、改寫他的經歷，得到機會與過去對話，進而能找到方法，與內在的原型、陰影等不同層面共處。

針對印象深刻的故事情節，進行探索、擴展之後，再以原本的情節為基礎，進行故事的改寫與敘說，在創作過程中開展創意，透過編寫原型角色的不同劇本，得以與內在原型互動，尋求互動中的不同可能。

如《童話治療》（林敏雅，2004）中，以印象深刻的童話為基底，讓案主融合印象深刻的童話、創作出屬於案主個人的新的童話；亦可邀請案主選擇童話中印象深刻的一幕畫面，不受限於既定情節，自由改寫後續的情節，這也與劉冠姣、黃宗堅（2006）提到的積極想像不謀而合一不帶預設立場，透過心中自然浮現的心像，進行故事的創作與改寫，能自然與潛意識接觸，讓內在心靈的元素具體呈現。透過創作過程，案主理解到自己具備創造與問題解決的能力，並從所創作的故事當中看見改變的契機。

陸、結語

漂流之旅奪走少年PI的一切，讓他經歷生命的絕境，卻也給予他新生。少年PI並未因慘痛遭遇而失去信仰，在電影末尾，他依然同時信仰三種宗教。如同他在片末告訴相信第一版故事的聆聽者「那你是信仰上帝的人」，少年PI創造出

第一版理查·帕克的故事，正是因為他能從自身的遭遇中看見神，看見追尋自性、邁向統整的歷程，看見生命的本質。面對內在對立、追求自性是艱難的挑戰，但唯有願意前進，才能邁向圓滿，看見自身與生命的不同可能。

參考文獻

- 朱侃如（譯）（1999）。**榮格心靈地圖**（原作者：Murray Stein）。台北：立緒。
- 林敏雅（譯）（2004）。**童話治療**（原作者：Verena Kast）。台北：麥田。
- 馬長齡、羅又瓊、葉怡寧、林延勳（譯）（民97）。**諮商與心理治療**（原作者：Richard S. Sharf）。台北：新加坡商聖智學習。
- 陳世勳、伍如婷等（譯）（2012）。**轉化之旅：自性的追尋**（原作者：Murray Stein）。台北：心靈工坊。
- 黃宗堅（2007）。創傷與復原：積極想像在榮格夢工作中的隱喻象徵。**輔導季刊**，43(3)，19-30。
- 游婷雅（譯）（2011）。**發展心理學——以生物、心理與社會架構探討人類的發展**（原作者：Kail, Robert V., Cavanaugh, John C）。台北市：洪葉。（原著出版年：2007）
- 黃璧惠、魏宏晉等（譯）（2012）。**英雄之旅：個體化原則概論**（原作者：Murray Stein）。台北：心靈工坊。
- 楊淑貞、黃宗堅（2010）。藝術塔羅：以圖卡進行自成長團體之經驗初探。**台灣藝術治療學刊**，2(2)，55-67。
- 廖世德（譯）（2007）。**榮格與鍊金術**（原作者：Jeffery Raff）。台北：人本自然。
- 劉冠姣、黃宗堅（2006）。創傷與復原：隱喻故事在心理治療中的運用。**諮商與輔導**，250，22-27。
- 劉國彬、楊德友（譯）（1997）。**容格自傳——回憶·夢·省思**。（原作者：C.G. Jung）。台北：張老師。
- 龔卓軍（譯）（1999）。**人及其象徵**（原作者Carl G. Jung）。台北：立緒。